

及前漢之末，哀平年間，內政不修，中國威力未能遠播，西域諸國自相分割爲五十五國。王莽篡位，貶易侯王，由是西域怨叛，與中國隔絕，並役屬匈奴。光武初定，未遑外事。西域諸國復自相攻伐兼并。據後漢書西域傳所述：『明帝永平中，小宛、精絕、戎盧、且末、爲鄯善所併，渠勒、皮山爲于寘所統。葱嶺以東，唯此二國最爲強大。』魏畧西戎傳所述與此略同，唯戎盧屬于寘，別有樓蘭國屬鄯善爲異耳。是當後漢時，鄯善疆域，西達今之尼雅矣。一九〇一年，斯坦因氏考古西域，在尼雅北廢墟中發現有佉盧文字，及封泥上刻篆文「鄯善口記」四字，又一封泥刻有希臘式神像雅典娜（Pallas Athene），手執楯及雷電。斯坦因認爲一世紀至三世紀之物。（二）適當中國漢魏之際，與中國後漢書及魏略所述相合。由其用佉盧文字，封泥上刻雅典娜神像，則大月氏人或已侵入新疆，携來其西方文化而與東方文化混合也。唯後漢書不爲鄯善立傳，其勝兵戶口之數，無由確知。但合併前後漢書所記，鄯善、且末、小宛、精絕、戎盧勝兵戶口之數，則戶爲二、六七〇，口爲七、七七〇，兵爲四、二二〇；視西漢時幾加一倍矣。疑尙不僅此數也。至於羅布北部，則後漢與前漢迥殊。前漢交通多取北路，由白龍堆取道樓蘭，直詣龜茲，（參考下節。）故宣元之際樓蘭雖南遷，而中國仍設烽候以衛行旅。及至哀平，中西交通隔絕，此路遂被放棄。由吾人在羅布北岸守望台中所掘拾文書，無一哀平以後者，可爲證也。及至後漢情形當復相同。且又爲風沙所侵襲，已非如西漢時屯田良地。故後漢通西域政策，不得不由敦煌通西域路中別覓一安全之道，故注意及伊吾。伊吾卽今之哈密，居天山東麓，爲西域諸國門戶，匈奴嘗資之以爲暴鈔。由伊吾至車師千餘里，路平無險，可避白龍堆之阨，直由高昌西行沿天山南麓，經焉耆、龜茲至疎勒，爲天賦良道；故明帝永平十六年令竇固出兵攻取伊吾，爲北路之根據地者此也。雖章帝不能守，退出哈密與吐魯番二地，但和帝永元之初，再令竇憲攻匈奴，取伊吾盧地，班超因之以定西域，三十六國悉附於漢。故終後漢之時，中國與匈奴爭伊吾，車師，而不注意樓蘭，與前漢情形迥殊。故樓蘭徑道遂日益荒廢。雖安帝元初中，班超少子班勇上議：『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，西當焉耆、龜茲徑路，南疆鄯善、于寘心膽，北扞匈奴，東近敦煌。』然漢朝卒不從其